



《脱口秀大会3》火爆出圈。

播放量和 54.4 亿的微博话题阅读量大获成功，脱口秀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破圈。节目中，李雪琴和王建国的“雪国列车”，让人们惊呼，连脱口秀都有了“追 CP”的一天；节目外，围绕脱口秀演员的话题不断，脱口秀这个行业收获了舆论的关注和资本的青睐。

事实上，脱口秀的火爆并非完全偶然——往回看，在这个没有最难只有更难的年份，经济下行、疫情侵袭，全世界都被调成了“Hard 模式”，笑是“丧”的最佳解药；往前看，脱口秀未来可期，因为向幽默靠近是人类的本能。

终于有了自己的剧场

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三季晋级赛，伟大爷以五票之差惜败。追光忽暗，他给了对手一个拥抱，伸手拿起话筒：“这次能来《脱口秀大会》，我其实觉得挺感谢的，因为之前突围赛的 50 位选手，几

乎都是来自北上广深，脱口秀发展比较好的城市。只有我和孟川两个人来自地方俱乐部。”

一番淘汰感言道出目前中国线下脱口秀地域发展的现状。他直言，在地方做脱口秀仍有一些阻力和困难，“但我们能坚持下来，讲到这个舞台”，他相信，别的地方俱乐部同样可以。

感言结束，李诞让他为自己的俱乐部打打广告。“湖南的长沙的朋友，想讲脱口秀，想讲开放麦，都可以来找我报名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‘笑嘛脱口秀俱乐部’。”这是伟大爷最朴素的想法。

过去两三年，脱口秀正在成为年轻人新的娱乐出口，周末看一场脱口秀演出也渐渐成为“最 In”的生活方式之一。

伟大爷，本名李伟胜，是金鹰 955 电台主持人，也是笑嘛脱口秀俱乐部（以下简称“笑嘛”）的主理人。

原来早在 2017 年，伟大爷就与《脱口秀大会》结缘。当时《吐槽大会》成功播出，笑果文化（以下简称“笑果”）正在为第一季《脱口秀大会》物色新人。伟大爷人生第一次讲脱口秀就是参加了笑果来当地举办的选拔赛。

“我当时在电台做脱口秀广播可以说已经是全长沙第一了，就觉得两者应该差不多。”伟大爷坦言，盲目的自信让他最终的参赛结果可想而知的“垮到飞起”。但这一次的经历却让脱口秀彻底走进了伟大爷的生活，他一方面对脱口秀充满了好奇，一方面则是抱着雪耻的心态。

伟大爷开始搜罗全国各地的线下脱口秀，一有时间就乘高铁去北京、上海看演出，也会参与一些开放麦演出。所谓开放麦，是脱口秀的一种形式。与正式演出现场不同，开放麦更偏向于

伟大爷是湖南“笑嘛脱口秀俱乐部”的主理人。

